



隋書 十三



リ 8
1735
173



48
1735
173



此係八月八日
所購君山田
以贖資一人
善圖金新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略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

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斬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克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特進臣魏

徵上

張定和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爲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醺賓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搥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

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人爲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勲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雒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陳茂

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諡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爲光祿大夫

張齋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

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齋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人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贖以百金求人

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

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義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

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彊侯諡曰剛子傑嗣金義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跣跣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

明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拒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卽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

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令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卽與腹心走出營外畱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

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勘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竒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艤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

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于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黠歛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卽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維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

至甲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荅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闔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爲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

賁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

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
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
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
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
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
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
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權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貴大怒
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嶲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衣
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
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
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
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
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糴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
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
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
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斲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
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
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
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旣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
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內應徹上
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

軍未至謀洩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卽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

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

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慮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克討密阻洛

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克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過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終

魏書卷六十四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

特進臣魏

徵上

魏書卷六十五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暉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暉進救援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暉全衆而歸拜光遠

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
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
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
陵太守進爵爲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
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
決不闕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
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暉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
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暉拒
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
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暉執筆製
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
拜散騎常侍晉王廣○宋
本詳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

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楊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宋
本詳
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廼降高
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
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
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
量羅暉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
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爲鄉導位
至上開府班在羅暉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
之下能無媿乎羅暉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
日所言殊非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史俄轉涇州
刺史母憂去職未甚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遼東
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

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卽位授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

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祖靈起梁直閤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侯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於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

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鬪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鴟叛蠻於

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功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曷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四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

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疋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舉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寓州烏蠻叛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

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四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旄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問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不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黔安夷向

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

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

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二千匹五年車騎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

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搦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灊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會幽州賊楊仲緒率眾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

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出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嵩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韎韐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

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縑負日至吏改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醜醜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

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曹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爲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竒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師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

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役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

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搔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霧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鄠州刺史

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

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頗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拏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州刺

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吝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卽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畧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備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廣吉^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爲太子引爲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

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日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建

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之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

陞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騏驎衆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

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矍悍無威儀周世爲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爲太子拜右虞侯率煬帝卽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過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

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爲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克等多勸帝幸丹楊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爲懷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

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浴賀蘭蕃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愆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終

西川中鳳
氏書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西川中鳳
氏書

特進臣魏

徵上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
 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
 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
 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
 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
 謂群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
 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
 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
 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

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

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帥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

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
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
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
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
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
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
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
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
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
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於
庸信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

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
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强
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
況乃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
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躡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
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
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
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
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
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
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
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

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

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悉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霄領矣政詭曰唯命譽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

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各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汾革輕

重取其折衷同撰著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者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憊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

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人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與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刑徙者甚衆合境惶懼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始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銀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

史莊少有遠量博覽貫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譽說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譽辟爲參軍轉法曹及譽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旨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奔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與師與尉迴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道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闕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成挾天子保

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迴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本諱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頰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

爲輕已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諧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彥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

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于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已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

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身不關宋本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崐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

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矣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卽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

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周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壇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馬蘭陵平原二郡太

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
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
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
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
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
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
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整屋令其有治名上薨復拜雍州
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
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
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
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
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

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
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
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
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
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
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
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
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
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
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

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囚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

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榮毗字子謐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楊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

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

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皇廣宋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請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宸物色芻蕘匹夫奔踈或陳狂瞽伏願覽輟旒纒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旣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

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奸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甌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湛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爲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

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雖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碁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齊州刺史蕭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

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
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
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
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
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
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
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翻居上
等直爲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
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
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
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遠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
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

豪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
者屬目頴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
對之如響頴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
語後數日頴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
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
爲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
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都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
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
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
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脣涕而別
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
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

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踈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豐逆須有甄明若揚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孛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囹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

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神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巖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

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狗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遠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齊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戎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非爲心惻隱是務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風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

愈屬纘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誑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自潘邱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旣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焯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法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焯亦不

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洛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

太子卑弱諸王擅必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梳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虞世基

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特進臣魏

徵上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
 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
 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
 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
 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
 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
 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
 王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
 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阪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

德武功益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
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
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
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慄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賁肅脊奇踪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劍於尚
方積瑯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
農隙有事春蒐案舍爵策勲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迺示民以知
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
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
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群分膺
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
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

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
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狗齊
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
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
且不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
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析支東漸蟠木罄
圖謀而效祉漏川泉而禔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致
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
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
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道甸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
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啟行
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徃指攝提於斗極洞

閶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韜之妙竿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陽殼神弩而持滿矚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鏗鏘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棹執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窮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輶衝冠聳劍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旣決三略已周鳴鐻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

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闕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具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甚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頴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

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欬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

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與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頴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頴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頴

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

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

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調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黥

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與師動衆
京都留守及與諸蕃玄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
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
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
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字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
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
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
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郡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
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
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

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
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
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
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楊晉王廣末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
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
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
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
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
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
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
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頴楊素曰韋洗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
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

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啟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

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摸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

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鑿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

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欵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諫復令

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
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
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
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
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
及民士女列坐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
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
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其至誠顧
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
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
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
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

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
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啟民帳時
高麗遣使通于突厥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
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
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
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
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
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
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
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
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
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

隋書卷之七十七
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頗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文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旣是我臣彼有

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醺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

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請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群盜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群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

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贖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西川中鳳
氏關西開甫

宇文愷

字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作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

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千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

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宸宇盡妙思於規摹凝眸晷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

并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

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

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雖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

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

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牆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

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碁數依漢汶上圖儀說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簠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

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湛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瑠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頰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頰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

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內營建臨朔宮及征遼

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眾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爰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爰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絲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旣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

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欵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强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憚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

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卽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任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旣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

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

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顛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

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
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仰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
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
成一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終

西川中鳳圖
氏庸回南

